

臨濟義玄禪師及其禪法特色

林崇安

(法光雜誌,260期,p.4.2011.05)

一、前言

漢地的禪宗，在慧能以前是一潛醞時期，從慧能到臨濟義玄禪師是一競起時期，其後是拓展時期。從慧能到義玄禪師的一百五十年間，各家競起，其中的一個主流傳承是：1 慧能大師（638~713），2 南嶽懷讓禪師（677~744），3 馬祖道一禪師（709~788），4 百丈懷海禪師（720~814），5 黃檗希運禪師（？~850），6 臨濟義玄禪師（？~867）。在義玄時期，有滄山（771~853）、趙州（778~897）、普化（？~860）、大愚等，都是義玄的師叔輩，他們相互之間留下許多互動的公案。義玄禪師的機鋒峭峻，以喝叱等顯大機用，別成一家，後世稱作臨濟宗，門風興隆，成為禪宗五家（臨濟、滄仰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）中最盛行的一派。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，而禪宗又以臨濟為代表，所以對於創始者義玄禪師的禪風要給予特別的重視，以下針對禪師的悟道因緣及其禪法的特色略做探討。

二、義玄禪師的悟道因緣

義玄禪師是唐代曹州（河南）南華人，俗姓邢，出家受戒後，研習戒律和經論，不久決心到他處探究教外別傳的禪宗。義玄禪師參學時，在黃檗希運禪師處隨眾參侍，行業純一。當時的首座是睦州，見而歎道：「雖是後生，與眾有異。」

有一天首座問他：「上座在此多少時候了？」

師（義玄）答：「三年。」

首座問：「曾經參問過堂頭和尚嗎？」

師答：「不曾參問，不知問個什麼？」

首座說：「何不問和尚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

師便去問，問聲未絕，黃檗便打。

師回來，首座問：「問話作麼生？」

師答：「我問聲未絕，和尚便打，我不會。」

首座說：「但更去問。」

師又去問，黃檗又打。

如是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，遂向首座告辭說：「幸蒙慈悲引導向和尚問法，但是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，自恨障緣，不領深旨。今且辭去，到他處行腳參訪。」

首座說：「汝若要離去，須辭和尚去。」師禮拜退。

首座先到黃檗處說：「這問話的上座，雖是後生，甚是如法，若來辭時，方便接引，以後成一株大樹，與天下人作覆蔭。」

師來辭黃檗，黃檗說：「不須往別處去，你只往高安灘頭的大愚處去參，必為你說。」

師到大愚處，大愚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

師答：「黃檗處來。」

大愚問：「黃檗有何言句？」

師答：「我三度問佛法大意，三度被打。不知我有過、無過？」

大愚說：「黃檗恁麼老婆心切，為你得徹困，更來這裏問有過、無過？」

師於言下大悟，說道：「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。」

大愚掐住說：「你這尿床鬼子！適來說有過、無過，如今卻說黃檗佛法無多子。你見個什麼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」

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，大愚拓開說：「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」

師辭大愚，卻回黃檗。

黃檗見了便問：「這漢來來去去，有什麼了期？」

師答：「只為老婆心切，便人事了。」

侍立，黃檗問：「什麼處去來？」

師答：「昨奉和尚慈旨，令參大愚去來。」

黃檗問：「大愚有何言句？」

師便舉述前話。

黃檗說：「這大愚老漢來，待痛與打一頓。」

師答：「說什麼待來，即今便喫打。」隨後便掌。

黃檗說：「這瘋癲漢卻來這裏捋虎鬚。」

師便喝。

黃檗喚侍者說：「引這瘋癲漢參堂去！」

以上是臨濟義玄禪師悟道的因緣。最初臨濟義玄「不知問個什麼？」落入寂止，所以睦州首座要他生起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的念

頭，一步步引導他走向見性。

有一天，師（義玄）栽松次，黃蘗問：「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？」

師云：「一與山門作境致，二與後人作標榜。」

道了將鑿頭打地三下。

黃蘗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。」

師又以鑿頭打地三下，作噓噓聲。

黃蘗云：「吾宗到汝大興於世。」

黃蘗禪師入滅於 850 年，義玄禪師於 854 年到河北鎮州（正定縣）的臨濟院弘法，以三玄三要、四料簡等法接引徒眾，有普化佐助義玄禪師，但普化不久就全身脫去。義玄禪師於咸通八年（867）四月示寂，敕諡「慧照禪師」，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，塔號「澄靈」。義玄禪師的嗣法者有興化存獎、三聖慧然等二十二人，都是宣揚祖風的佼佼者。三聖慧然編有《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》一卷傳世，簡稱《臨濟語錄》，可說是臨濟宗最重要的語錄。

三、臨濟義玄禪師的禪法特色

臨濟義玄禪師接引學人採用的方式有四賓主、四料簡、三玄、三要、金剛王寶劍、踞地獅子、探竿、影草、一喝分賓主、照用一時行、一喝不作一喝用，以下引用宋智昭（1188）編刊的《人天眼目》來作解說：

- 1、四料簡者：中下根人來，奪境不奪法；中上根人來，奪境奪法不奪人；上上根人來，人境兩俱奪；出格人來，人境俱不奪。
- 2、四賓主者：師家有鼻孔，名主中主；學人有鼻孔，名賓中主。師家無鼻孔，名主中賓；學人無鼻孔，名賓中賓。
- 3、三玄者：玄中玄、體中玄、句中玄。
- 4、三要者：一玄中具三要。
自是一喝中，體攝三玄、三要也。
- 5、金剛王寶劍者：一刀揮盡一切情解。
- 6、踞地獅子者：發言吐氣，威勢振立，百獸恐悚，眾魔腦裂。
- 7、探竿者：探爾有師承、無師承，有鼻孔、無鼻孔。
- 8、影草者：欺瞞做賊，看爾見也不見。
- 9、一喝分賓主者：一喝中，自有賓有主也。
- 10、照用一時行者：一喝中，自有照有用。

11、一喝不作一喝用者：一喝中，具如是三玄、三要、四賓主、四料揀之類。

以上是臨濟禪師引導學人的原則，以下舉出《臨濟語錄》中的一些實例作說明。

(1) 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便喝，僧禮拜。

師云：這箇師僧，卻堪持論。

問：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

師云：我在黃蘗處，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。

僧擬議，師便喝，隨後打云：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。

(2) 又有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便喝，僧禮拜。

師云：爾道好喝也無？

僧云：草賊大敗。

師云：過在什麼處？

僧云：再犯不容，師便喝。

是日兩堂首座相見，同時下喝。

僧問師：還有賓主也無？

師云：賓主歷然。

師云：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，問取堂中二首座。

便下座。

(3) 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便打。

又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亦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亦喝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師乃云：大眾！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，我二十年在黃蘗先師處，三度問佛法大意，三度蒙他賜杖，如蒿枝拂著相似，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喫，誰人為我行得？

時有僧出眾云：某甲行得。

師拈棒與他，其僧擬接，師便打。

(4) 有定上座到參，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下繩床，擒住與一掌，便托開。定佇立。

傍僧云：定上座何不禮拜？

定方禮拜，忽然大悟。

(5) 問：如何是西來意？

師云：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

云：既無意，云何二祖得法？

師云：得者是不得。

云：既若不得，云何是不得底意？

師云：為爾向一切處馳求，心不能歇，所以祖師言：咄哉丈夫！將頭覓頭。爾言下便自回光返照，更不別求，知身心與祖佛不別，當下無事，方名「得法」。

(6) 趙州行腳時參師，遇師洗腳次，州便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

師云：恰值老僧洗腳。

州近前作聽勢。

師云：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？

州便下去。

(7) 師問僧：什麼處來？僧便喝，師便揖坐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師見僧來，便豎起拂子。僧禮拜，師便打。

又見僧來，亦豎起拂子。僧不顧，師亦打。

由以上這些實例就可以看出，義玄禪師的禪風峻烈，凡僧有問，義玄禪師即喝破，或擒住，或拓開等，他接化的熱辣方式，五家中罕見其比。

四、探討

義玄禪師為何採用這種峻烈的手腕？因為一般人都心外求佛，所以，禪師運用這種打喝的方式，直接指引學人回到當下的「本心」，不容擬議。《臨濟語錄》中說：

1.山僧無二法與人，只是治病解縛。爾取山僧口裏語，不如休歇無事去。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，便與祖佛不別。

2.爾若欲得生死去住，脫著自由，即今識取聽法底人，無形無相、無根無本、無住處，活撥撥地，應是萬種施設，用處祇是無處，所以覓著轉遠，求之轉乖，號之為祕密。

3.大德！覓什麼物？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，歷歷地分明，未曾欠少，爾若欲得與祖佛不別，但如是見，不用疑誤，爾心心不異，名之活祖，心若有異，則性相別，心不異故，即性相不別。

4.夫如真學道人，並不取佛，不取菩薩、羅漢，不取三界殊勝，迴無獨脫，不與物拘，乾坤倒覆我更不疑。十方諸佛現前，〔無〕一念心喜；三塗地獄頓現，無一念心怖，緣何如此？我見諸法空相，變即有，不變即無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所以夢幻空花，何勞把捉？

上述這種直指當下的本心的禪風，其源流可由《六祖壇經》來理解，《壇經》說：

- 1.善知識！智慧觀照，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；若識本心，即本解脫；若得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；般若三昧，即是無念。何名無念？若見一切法，心不染著，是為無念。用即徧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；但淨本心，使六識出六門，於六塵中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，名無念行。
- 2.諸善知識！汝等諸人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。故經云：「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」

可知教外別傳的禪所重視的是「能觀之心」而不是「所觀之境」，義玄禪師以手勢、喝、打等技巧，使學人直接透過眼識、耳識、身識等當下體認本心。如果回到教內所傳的《阿含經》來看，佛陀說：

汝於所見唯有所見，汝於所聞唯有所聞，
汝於所覺唯有所覺，汝於所知唯有所知。

也就是說，行者在見、聞、覺、知的當下，只是見、聞、覺、知，沒有多餘的貪、瞋、癡的生起，這是一種內觀的捷徑，在內觀的當下，看清五蘊的緣起無我而不起執著，佛使比丘在《一問一智慧》中說：

- 1.看只是看，聽只是聽，聞只是聞，嚐只是嚐，觸只是觸，起念只是覺察，這表示不要造作出「自我」。佛陀教導我們：如果這樣修習，「自我」就不會存在，當「自我」不存在，苦也就止息了。
- 2.「看只是看」這句話需要解釋：當所看的對象和眼睛接觸時，只要認清對象，知道應該如何去處理就好了，千萬別讓喜歡和討

厭的念頭趁虛而入。如果你生起喜歡的念頭，就會想擁有它；如果生起討厭的念頭，就會厭棄它。如此一來，我們自己就成為那「喜歡的人」和「討厭的人」，這就是所謂的「自我」，走向「自我」就是走向痛苦和錯誤。

3. 這是一個最好又簡潔的修行原則：看只是看，聽只是聽，嚐只是嚐，嗅只是嗅，觸只是觸，起念只是覺察。讓一切只停留在這個層次，當下就能產生智慧，可以正確又恰當地處理一切，不會產生愛、恨的「自我」。如果隨著喜歡或討厭的欲望去做，「自我」就會生起，讓心不能自主，也就無法具足智慧了。

4. 行善、布施、持戒、修定和修慧，終究都是為了使我們成為「如如不動」的人，而修習看只是看、聽只是聽等等，就足以使我們成為「如如不動」的人——當接觸任何外境時，都不會產生「自我」，能保持平常心，而不被境轉。行善和布施是為了拔除「自我」，持戒和修定是為了調御「自我」，修慧則為破除「自我」。在此我不想多談，而只討論每天最迫切的事情——眼睛要看、耳朵要聽、鼻子要聞等等，只要守護六根就是已控制一切，修行圓滿了，這正是修習佛法的核心。

此處修習佛法的核心，其實是和禪的精神相通，只是義玄禪師以打喝等特殊的方式導入。

五、結語

總之，臨濟義玄禪師的機鋒峻烈，接引學人單刀直入，入處痛快，掃除情見，直接省悟。唯悟後滌除習性，仍須長期努力。此宗流傳最廣最久，實來自其獨特的宗風。後期禪書充棟，今人想體會禪宗旨趣和祖師西來意，其實只要直接深入《壇經》和《臨濟語錄》就夠了。